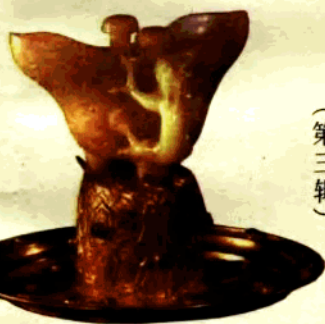


京华四事存真

(第三辑)

主编 苏天均

北京市社会科学分院历史研究所
史志·地理·名胜·古迹丛书



京古籍出版社



京 华 旧 事 存 真

(第三辑)

主 编 苏天钧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C 2741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华旧事存真 第三辑/苏天钧主编.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ISBN 7-5300-0164-7

I. 京… II. 苏… III. 地方史-北京-文集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044 号

京华旧事存真(第三辑)

JINGHUA JIUSHI CUNZHEN (DISANJI)

主编 苏天钧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20 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0-0164-7

K·59 定价:9.50 元

目 录

燕都蓟城考	曲英杰(1)
就北京田野考古发现的资料对古蓟城一些问题 的探讨	苏天钧(12)
金代的中都	苏天钧(29)
略论金世宗及其改革	毛希圣(68)
京西绿营兵及甲午战争军功奖牌	包世轩(87)
辽玉河县清水院经幢考	包世轩(97)
张著《胡同及其它》求是	姜纬堂(110)
北京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或辽代说订误	姜纬堂(126)
北京附近农耕出现时代的传说与地理环境选择	于希贤(148)
也谈乾隆皇帝贡院御制诗碑	刘之光(158)
《重修榆河乡东岳行宫碑记》谈往	赵 迅(161)
20 年代京郊农民运动的情况 ——石德山同志的回忆	赵庚奇、梁湘汉整理(165)
《京报》馆旧址前话沧桑	习五一(170)
民国时期北平教育概述	邓亦兵(182)
民国时期北平市的财政概述	邓亦兵(194)
北京自然灾害(选录《北京水利志稿》)	苏天钧选录(205)
封面图片:玉爵(明定陵出土器物)	

燕都蓟城考

曲英杰

古蓟城为今北京筑城之始。《礼记·乐记》载，周初，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当即筑有蓟城。后其国泯灭，地归于燕，又为燕都。关于古蓟城之所在方位及其与历代城址沿革关系等已有侯仁之、苏天钧诸先生作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①。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古蓟城之具体的四至范围及宫市布局等谈一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燕人迁蓟

燕之立国始于召公奭。据《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召公为周文王庶子，因食邑于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召亭村），故称召公。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留为太保，辅佐周王，而另以其元子就封于燕。其地在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②。至春秋初年，“桓侯徙临易”^③，地在今河北容城县境。燕人迁蓟，当在其后。

关于燕人迁蓟的时间，说者每每引《韩非子·有度》所云燕襄王“以蓟为国”，而又以“燕襄王”为“燕襄公”，以为燕襄公时即以蓟为都。燕襄公为燕庄公之子，其在位时期正值燕国势弱，山戎势强，似不可能有自临易北迁于蓟之举。《韩非子·有度》原文为“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所述为燕国强盛以后之事，不可能是指燕襄公。顾广圻《韩非子识误》曰：

“襄当作昭。”当是对的。然燕人迁蓟似亦不会迟至燕昭王之世。据《史记·六国年表》及《田敬仲完世家》载，燕釐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80年），“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地在今河北徐水县境，近于临易。如果此时燕都仍在临易，齐人似不会如此轻取桑丘。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载，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师及燕，战于洵水，齐师遁。”洵水即今北京平谷县境之洵河。齐师伐燕至此，不胜而退，表明在此以前燕人已徙都于蓟。据此推测，燕人迁蓟的时间在战国初期的燕釐公之世（公元前402～前373年在位），似不为无理。在北京朝阳区呼家楼曾出土有战国前期流行的弧背型匱字刀币^④，其虽系战国晚期窖穴所藏，然在战国前期即已铸造和流通于此地并非没有可能。此或可作为战国初期燕人已迁都于蓟之一旁证。而后，至燕王喜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⑤蓟为燕都当在一百五十年以上。秦时于此地设蓟县，为广阳郡治。西汉为广阳国治，东汉为广阳郡治，晋为燕国治，北魏为燕郡治，唐为幽州治，均称蓟县。辽时于此设南京析津府，分置宛平、析津二县。金为中都，改称宛平、大兴二县。元为大都，明、清为北京，均置宛平、大兴二县。

对于古蓟城的较为全面的记载见于《水经注》。《水经·漂水》载：“（漂水）过广阳蓟县北。”酈道元注云：“漂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此说本于《史记·周本纪》）。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象，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

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灤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城西之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道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二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铎敖戟处也。其水又东入灤水。灤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灤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道泉，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灤水。”其灤水即今永定河。今已探明此水自晚更新世以来至汉代之故道为从石景山、衙门口一带东流，至八宝山北折至田村，又东流紫竹院、德胜门，再东南折向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石碑胡同、高碑胡同、正阳门、鲜鱼口、长巷三条、芦草园、红桥、跳伞塔，经龙潭湖西部，在贾家花园流出城外，流向马驹桥^⑥。东汉以后，灤水改道，经今衙门口，东南流向小井，至马家堡南下^⑦，即《魏土地记》称清泉河者。而旧河道又为高粱之水所流经。古蓟丘大致在今白云观以西。洪茂沟（钓鱼台东）出土的辽济阴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云：“咸雍五年八月三日归葬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南刘里之南原，……蓟丘之北，高粱之阴，平岗后隐，广陌西临。”可谓一证。蓟城环于蓟丘之外，汉时灤水正经其城北，可知《水经》所记不误。而酈道元所记，《魏土地记》称清泉河者，为东汉以后改道之灤水，其经蓟城之南。然不能以此证“经误”。蓟城西之大湖即今莲花池。由酈道元所述蓟城名物可知，其城自为燕都以来，至于北魏，一直相沿不改。

古蓟丘西与今八宝山、老山、八角山、西山相连，由此而使得古时北上、南下、东行之路非经绕此山丘而过不可。今白公路、三里河东路、展览馆路至西直门火车站一线（即原京张铁路环城

段)很可能即为古时经蓟丘、过漂水、入南口、西进蒙古高原之路。而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则有可能分别为经蓟丘、过漂水、沿燕山南麓东行至渤海之滨或入北口至东北平原之路,和经蓟丘、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华北平原之路。古漂水绕蓟丘流过,又可作为此地通向东南的水行之路。这种交汇四方通道的地理环境,对于促进其地早期聚落的形成和保持蓟城城址的长期稳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蓟城四至及布局

周初所筑蓟城的规模已不可知。在今广安门外桥南约 700 米处曾发现有战国和战国以前遗迹,出土有饕餮纹半瓦当等为燕宫所用的瓦屋构件,出土器物年代最早者接近于西周时代^⑧。其极有可能为燕宫所在,而沿于原蓟宫。周初蓟城很可能是以此为中心而营筑,而将其西北之道路交汇点(即今白云路与广安门外大街相交处)包围于城内,蓟丘则有可能尚在城外。因北临蓟丘,故称蓟城、蓟国。战国初期燕人迁蓟,当亦先居于此,而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建。

燕人扩建蓟城,当在其国势强盛之后,极有可能始于燕文公(公元前 361~333 年在位)。其所筑蓟城,一直相沿于北魏,可据有关记载推求其四至所在。

《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后人多以为即《隋书·经籍志》所载《大魏诸州记》^⑨。如此,则所记当为后魏之制。然可找出与后魏之制明显不相合者,如《水经注·漂水》载:“漂水又东迳雍洛城南。《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东流者也。漂水又东迳下洛县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广宁县广宁郡治。”其下洛城在两汉时为上谷郡属县,晋太康时分上谷郡置广宁郡,治下洛县,后魏改称广宁县,后又废省,故《魏书·地形志》不载^⑩,而酈道元称下洛县故城。是知此一条

《魏土地记》所记，当为汉魏之制。而其余诸条《魏土地记》所记，亦均合于汉魏之制。由此判断《魏土地记》为三国时魏人所撰似更合适。又《山海经·海内南经》载“三天子鄩山在闽西海北”下郭璞注引张氏《土地记》曰：“东阳永康县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黄帝曾游此，即三天子都也。”文例与《魏土地记》相类，时代亦在汉魏之间，或以为即魏人张晏^①。其二者很有可能为一部书。由此可明确《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对蓟城的有关记载，当为汉魏之制。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引《郡国志》云：“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慕容隼铸铜为马，因名铜马门。”据《水经注》所引，晋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并有《郡国志》。后刘昭以司马彪之《郡国志》等八篇志补入范曄《后汉书》，而袁山松之《郡国志》不传。又据《隋书·经籍志》及旧、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而《宋史·艺文志》均不再见，可知其当散佚于宋元之际。查今传本《后汉书》所附司马彪之《郡国志》无此条文，故《太平寰宇记》所引极有可能为袁山松《郡国志》之文。袁山松为东晋晚期人，《晋书》有传，死于孙恩之乱。慕容隼于蓟城铸铜为马之事发生于其以前，此事亦有可能为袁山松所附记。《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一宛平县蓟城下引《元和志》：“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燕慕容隼都此，铸铜为马，城东南因有铜马门之名。”或有可能为《元和郡县图志》逸文（此一卷在宋时已缺），然其亦当本于袁山松之《郡国志》，其所记当为汉晋之制，而不当为唐制。如此，则可就见于记载的两汉魏晋时蓟城之制推知燕蓟城之方位。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西半公里处曾发现有西晋时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之墓，其墓志铭云：“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②依墓中所出晋尺一尺合今24.2厘米，一里合今435.6米推计，其二十里合今8712米。如此，则此墓以东二十里今会城门附近当即为蓟城之西垣所在。莲花池在会城门一线之西，亦正与酈道元所记相合。在

白云观以西曾发现有古城墙，墙基下面压有东汉时期墓葬^⑨。有人据之推断汉以前蓟城在其东，曹魏以后西移至此，理由似并不充分。实际上，此一段城墙很可能是唐蓟城之西垣。而金中都之西垣则扩展至湾子、高楼村一线^⑩。

据《魏土地记》载，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以晋一里即一千八百尺合今 435.6 米（东汉尺度与此略等^⑪）计，七里合今 3049.2 米。自清泉河所流经之今马家堡向北测得此数，大致在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此即当为蓟城南垣之所在。在右安门外草桥东南四项村发现一座唐王郢夫妻合葬墓，其夫死于唐贞元六年，墓志铭云：“起坟于蓟县姚村南月里之原。”其妻死于唐元和九年，墓志铭云：“窆于府城南十里姚村之南原。”以唐一里合今 531 米计，十里合今 5310 米。自四项村向北测得此数，大致在白纸坊街一线。由此可知，唐时蓟城之南垣已向北内缩。而金中都之南垣则扩展至凤凰嘴、祖家庄、四路通一线。《金史·蔡珪传》载：“初，两燕王墓旧（柩）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有人盗发其墓，知为西汉时燕灵王刘建、燕康王刘嘉之墓。此两墓即《水经注》所记灤水迤其南之燕王陵。其当位于原蓟城南垣与金中都南垣之间。

蓟城之东垣所在可据《郡国志》所记“东西七里”推知，晋七里合今 3049.2 米，自会城门、北蜂窝路一线向东测得此数，在今牛街和右安门内大街一线。由此一线向东十里（魏时十里，以晋尺计合今 4356 米），今金鱼池、红桥一带，为魏时高粱水所流经之灤水故道，亦正与《魏土地记》所记“蓟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相合。而唐时蓟城之东垣则已东移至今烂漫胡同一线。烂漫胡同以西有法源寺，即唐悯忠寺。今存唐景福元年沙门南叙撰《重藏舍利记》，其文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所谓“地东南隅”，当是指临近东垣而偏于城之南部，并非指唐蓟城之东南城角即在此地。其所云“门临康衢”，亦可表明这一点。在永定门外安乐林禅寺附近发现有唐姚子昂墓，墓志铭

记其死于宝历二年，“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燕台乡之原。”又云：“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右临城郭，西接燕王之陵。”以唐六里合今 3186 米计，蓟城南垣（即白纸坊街）与东垣相交处至燕台乡（今安乐林禅寺址附近）的距离正大致合于此数。以上所推定的唐蓟城、燕王陵及高粱水之相对方位，亦与墓志铭所记这一带景观相符。金中都之东垣则又东移至大沟沿和潘家胡同一线。

蓟城之北垣所在，可据《郡国志》所记“南北九里”推知，晋九里合今 3920.4 米，自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向北测得此数，当在今白云观北、头发胡同一线，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之北垣基本重合。此一线在蓟丘之北，与《水经注》所记“城内西北隅有蓟丘”亦相符。燕人扩建蓟城时已将蓟丘包围在内。今西四羊肉胡同西口发现有唐贞元年间任希墓，墓志铭记其“安厝于府城北五里燕夏之原。”以唐五里合今 2655 米计，向南测得此数，亦大致在今头发胡同一线，可知唐蓟城之北垣沿于原蓟城之北垣。

如此，燕都蓟城西起今会城门、北蜂窝路一线，东至牛街、右安门内大街一线，东西长约 3000 米；北起头发胡同一线，南至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南北长约 4000 米。比照战国时期所修筑的赵都邯郸城、燕下都等，燕都蓟城达到如此规模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的会城门、白云观、象来街、牛街、白纸坊、北线阁等地已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陶井数百座；在白纸坊以北发现有战国墓群，在白云观以西发现有东汉墓葬等^⑧，亦可作为此一带原为蓟城所在之佐证。

蓟城城门的设置当如《郡国志》所记“开十门”。《晋书·王浚传》载：和演“与（王）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蓟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从一道。”此二道当即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及其以南的白纸坊街一线，为蓟城内贯通东西的两条大道，其与东垣、西垣相接处当分别设有城门。其广安门内、外大街一线向东连接经蓟城、过漂水东行之路，向西连接经蓟城南下之路。此外，在此二道之间的枣林前街一线似还应有一条东西向之路（可能不

东西相贯通)，其与东垣、西垣相接处亦当设有城门。如此，则蓟城东、西垣各开三门。蓟城内贯通南北之路当为白云路及其南向延伸线和西便门大街及南线阁街一线，其与南垣、北垣相接处当分别设有城门，即蓟城南、北垣各开二门，连同东、西垣所设城门，正合“开十门”之数。其北垣西门连接经蓟城、过漂水北上之路，汉时馊期奋戟之南门，或有可能指南垣东门，其南有洗马沟流注漂水。

蓟城内之宫城当在广安门以南一带，而后一直相沿于辽金时期。南线阁街北口清末称燕角儿，有可能为辽南京城宫城东北角燕角楼所在。由此可判定蓟城宫城之东垣在南线阁街以西，北垣在广安门内、外大街以南。而宫城之西垣则极有可能在蓟城内西部贯通南北的大道今手帕口南街一线以东，南垣极有可能在蓟城内南部贯通东西的大道今白纸坊西街以北。其形制当亦如外城作东西扁长方形，规模在方千米左右。唐时蓟城东移、北缩，当即是以此燕宫城之西垣、南垣为唐蓟城之西垣、南垣。《战国策·燕策一》载：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其“公宫”，当即燕宫城。其时子之行王事当在北“公宫”，而太子平另居别处，故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后，又返回围攻太子平居地。

宫城之北为燕市。《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下》亦云：“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和白云路交点正为蓟城南通齐、赵，东、北通

胡之路交汇点，作为勃、碣之间一都会，燕市设置理应在此，且又合于“面朝后市”之制。《契丹国志·州县载记》曰：南京“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可知此制至辽时犹存。《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离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燕市繁盛之貌。

《战国策·燕策一》载乐毅献书报燕惠王曰：“（乐毅）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鲍本作燕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高诱注：“大吕，律名。元英，燕乐名”。“故鼎，齐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归之律历之室”。“植，旗帜之属”。“汶水，出泰山莱芜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齐为塞。”《括地志》云：“元英、历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县宁台之下。”其“元英”，似当以高诱所释为燕乐名较妥。《括地志》所记里数当用唐初小里，一里合今约442.5米，四里合今约1770米。以唐蓟城西垣所在今白云路附近向西测得此数，正在会城门即燕蓟城西垣附近。其宁台当即修筑于此西垣内蓟丘之上，以为燕王登临阅兵之所。由蓟丘之上遍树旌旗可以想见其威武雄壮之势。历室用以观天象，占吉凶福祸，故亦修筑于蓟丘之上。《战国策·燕策一》又载：“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讎。故往见郭隗先生，……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正义》云：“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其说当本于《括地志》，所记里数为唐初小里，而宁台既在蓟县西四里，则位于其以东之碣石宫不可能在蓟县西三十里。其“十”字当衍，而为蓟县西三里，合今约1327.5米。在今甘石桥西北北京钢厂院内

西部曾发现唐大中九年涿州范阳县主簿兰陵肖公夫人侯氏墓，其墓志铭云：“殡于幽州幽都县西三里忤原”。燕碣石宫当即修筑于此一带。其位于蓟丘之南，今广安门大街以北，蓟城西垣北门附近，临近南来之路，以迎南来之士。

蓟城之外西部蔡公庄、北部西单大木仓、东部宣武门、和平门、校场口、琉璃厂等地均发现有战国秦汉时期陶井，在宣武区韩家潭还发现有燕宫所用饕餮纹半瓦当和刀币^①，表明在蓟城之外亦分布有居民邑落和修筑有宫殿等。除《水经注》所记城北、城南有燕王陵外，在城外东南部法源寺、天坛、蒲黄榆、定安里、宝华里、永定门火车站一带曾发现有数量很多的战国至汉代小型墓葬，当为蓟城一般居民之墓地所在。

由以上考述可知，燕都蓟城是在周初所营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四至范围大致是，西垣在会城门、北蜂窝路一线，南垣在明清北京城外城南垣内侧一线，东垣在牛街、右安门内大街一线，北垣在白云观北、头发胡同一线。城内，燕宫城居中，大致在广安门外桥南一带。燕市在宫城之北。而后，一直相沿于北魏时期。唐时蓟城略东移、北缩，金时中都城向西、南、东三面扩展，然仍不离原址。直至元代，方在其东北郊另择新址修筑大都城，后为明清北京城所沿。

注释：

①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苏天钧：《对辽、金以前北京城址变迁问题的探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参见鲁琪、葛英会：《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78年第4期。

③ 《世本·居篇》。

④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考古》1962年第5期；高桂云、张先得：《北京出土战国燕币简述》，《中国钱币论文集》。

⑤ 《史记·燕召公世家》。

⑥ 参见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2辑，1989年。

⑦ 参见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7年。

⑧ 赵正之：《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前的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⑨ 参见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六。

⑩ 参见赵一清：《水经注释》。

⑪ 参见王漠辑《张氏土地记》，《汉唐地理书钞》，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钞本。

⑫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⑬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⑭ 有关金中都的资料参见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

⑮ 参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以下有关历代里制同此。

⑯ 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⑰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第2期。

就北京田野考古发现的资料 对古蓟城一些问题的探讨

苏天钧

历史悠久的北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它特定的地理条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传播起着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在贸易上，是南方、中原、北方的一个重要的集散之地，在军事上，是历代兵家攻守必争要地。史籍资料对古蓟城记载有限，且含混不清，因此历代学者对古蓟城问题争论很多，如燕与蓟的问题，蓟城方位问题，蓟城外水系的走向问题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用古史有关蓟城记载的资料与解放后北京地区田野考古所发现的一些线索作一个对比，来探讨有关古蓟城的一些问题。

一、燕与蓟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史记·周本记》：“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

《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根据这些文献记载，燕与蓟应是两个方国。在武王伐纣之前，这两个方国当隶属于商。燕这个国家应该说是早就存在的。燕应是由氏族社会图腾的符号而得名，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上都有记载。今天所用的燕字也就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的写法演变而来。燕

这个国家的都城是在北京地区的什么方位呢?过去一直在探讨中。1962年在琉璃河董家林发现古城遗址一座和黄土坡古墓葬群。直到1978年初步查清了古城的范围,并勘探出古墓葬200余座,车马坑11座,已经发掘的墓葬有60多座和5座车马坑。在古城遗址调查中发现古城局部破坏的原因,是历代大石河泛滥所冲刷的。城址南北长模糊不清,东西长约850米,在试掘中发现北城墙东端、东城墙北端被西周时代墓葬所打破,出土器物有陶甗两件、铜簋一件。以此判断古城的始建年代应属商末。在黄土坡已发掘的墓葬60座,车马坑5座,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器物可分为四期。一为商代晚期,二为周成王前后,三为康王前后,四为西周中期和晚期。出土一批重要的铜器,刻有燕侯铭文的就有11件,如簠、鼎、盾饰、戟、尊、鬲等。这些铭文正符合文献记载周初封召公奭于燕之说,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燕国的都城就在这里。

那么,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在哪里呢?根据《水经·漯水注》:“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泉,非也。漯水又东南,经良乡县之北界,历良山南,高粱水出焉,过广阳蓟县北。漯水又东经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饒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漯水又东北,迺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经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

根据《水经注》这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漯水(即永定河)的走向是经三家店出山,当时称之为清泉河,又流经东南良乡县之北界良山(今石景山)南,过广阳蓟县北,同时解释此地是小广阳。然后流经蓟城南七里,酈道元说这座城就是周武王所封尧之后于蓟的蓟城。当时城西北隅蓟丘还存在,又说这就是周武王封召公之故国。杨守敬《水经注疏》对此说法进行了批驳:“全云蓟与燕各是一国,其后燕并蓟耳,此承班志之误,守敬按《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北燕,是合燕蓟